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辽沈战役概述 ……杜聿明(1)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郑洞国(55)

锦州战役回忆 ……范汉杰(86)

辽西战役纪实 ……廖耀湘(103)

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罗历戎(148)

平津战役蒋军被歼纪要……侯镜如 梁述哉 黄翔 刘春岭(160)

天津战役亲历记 ……林伟俦(173)

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罗隆基(193)

附注

对«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六页

对«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四页

China

辽沈战役概述

杜　聿　明

一　从陈诚的雄心勃勃到悄然离开

当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一百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拔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

China

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① 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七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结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七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八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十二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② 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同他再卖命。

---

① 陈诚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大肆宣传熊式辉、杜聿明等贪污腐化，并从各方面搜集证据，企图借此将熊、杜赶出东北，而他自己到东北去主持作战，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熊、杜为防止陈诚的攻击，就先发制人，大加整顿、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教务长（以后任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璧生的职务，以赵家骧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使陈诚无从借口攻击。

② 在将军四平街保卫战中，杜聿明曾以陈明仁等守四平街有功，周福成等解围四平街得力，请将介石发给陈明仁青天白日章，发给周福成等云麾章。新六军这次因未照杜的命令完成任务，未请颁发，所以陈诚才又乘机拉拢新六军，亲来补授勋章。

China

你看我四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八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① 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销，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七月，美侵华头子卫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蒋家王朝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魏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

① 郑庭笈所写：《蒋军辽西兵团的复灭》一文中说：“一九四七年八月派其参谋总长陈诚至东北代杜聿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集四十一页）”，与原来事实不符。杜聿明是七月八日因病离开东北，已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交给郑洞国，陈诚八月初到东北是接替熊式辉、郑洞国的职务。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骥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将军正规军九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十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将达十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谣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① 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十二月十五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

---

① 见《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一二四八页。

China

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鉄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蕩。 不料陈誠这一反动計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蔣軍在东北精鋭部队之一——新五軍，并活捉軍长陈林达、师长謝代燕、留光天。这时吓得陈誠手足失措，臥床发抖，星夜电蔣介石告急。蔣于八日亲飞沈阳。 据說：当时陈誠将新五軍被消灭的責任完全推到将領不服众命令，請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軍軍长李涛。当日蔣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議，痛駡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顧“国家民族”利益，去解新五軍之围。其实据陈誠的副参謀长赵家驤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对我說：自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軍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誠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軍在一月初連續发动攻击。当陈誠的所謂扫蕩計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軍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誠已沒有一九四七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議，研究对策。 赵說：“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軍攻击的計划。 陈誠看到連称很好很好。 但是陈誠时而想讓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讓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 一直到六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軍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 可是陈誠下一道命令是比較簡单的，而一个軍的行动就不是紙上談兵，划一个箭头就把軍队調到沈阳的。 新五軍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軍分路截击，在一晚間消灭得干干凈凈。”

在陈誠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决的情况下，既使陈林达部軍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就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軍击破人民解放軍强大的攻势。

China

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責罵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說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 蒋、陈二人覚得他們想借端懲办廖、李二人以維持陈誠"面子"的詭計无法执行，尷尬异常。 爭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議的郑庭笈对我說，陈誠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說："新五軍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揮无方，不怪各将領，請'总裁'按党紀国法懲办我，以肅軍紀。"蒋介石接着說："仗正在打着，俟战爭結束后再評功过。" 会議就这样結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誠接着对各将領說："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話，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表現他对"党国的忠貞"。

会后蒋介石召見各将領点名，勉励各将領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蒋去后，陈誠見东北解放軍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譚祥(又名譚曼意)去南京搬請宋美齡求蒋介石将他調回南京。譚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齡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誠調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囑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 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顧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 张群曾对卫說："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贊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計，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譚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說："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窩到处鑽，夜里鑽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請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韓权华以后对我說她当时听了这話，覚得"有利有权你們就爭，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China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誠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軍高級人員对陈誠在东北被人民解放軍吓跑，成为笑談的中心資料。有的說："陈誠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說："陈誠人小鬼大，他說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騙各将領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簡直是騙子，有誰相信这个騙子呢？"不久，蔣介石也找我到南京去。我想外界传說陈誠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沒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誠是眞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話到陈公館說，"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說："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蔣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誠，不管我們之間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見就見，不見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館，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門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見陈誠滿面紅光，比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腸潰瘍病时①的精神健康还好得多，不象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誠眞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蔣政权內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誠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誠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見反对之声日益盛囂，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見东北人士，加以拉攏。他于十六日奉蔣命电邀东北軍将領张作相、万福麟、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紳张元

① 一九四三年陈誠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經常举行酒会招待美軍顧問，十月間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腸潰瘍，当时消瘦异常，臥床不起，以后治好，經常吃一种流質食品。据一九四六年秋間陈誠对我說，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鐘头吃一次可以保証十二指腸不会发生問題，可是每天要花十几元美金。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討东北問題。并为他自己失敗作辯护掩飾，这也說明陈誠当时的病并不严重，尚能接見这許多人討論东北問題。以后陈誠見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請假赴美治病，借避輿論指斥，并經蔣介石批准。

陈誠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 四月間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間，盛传陈誠要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軍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約而同地大喊："杀陈誠以謝国人！""不讓陈誠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誠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鼓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 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們不要听軍队的伙食怎样，我們要听各战場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編山东伪軍，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請政府杀陈誠以謝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鷺說："諸葛亮揮泪斬馬謖，我們要求蔣主席演这齣戏。"于归說："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象陈誠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嗎？"

陈誠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眞有人到上海来"搗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軍医院，以治十二脂腸为名，躲藏起来。

二 蔣介石、卫立煌間的矛盾

如前所說，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說，他才允許前往看看再說。

卫立煌去东北时，蔣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給陈誠，要陈誠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 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轅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負东北軍事全責，但

China

东北行轅主任仍由陈誠兼任，而不常駐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顧全陈的面子。 二十一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談，次日由平抵沈。据聞总部人員大部由东北行轅調用，該部成立后行轅业务縮減，改为三組，分掌軍事、政治、經济，由鬲英斌、蕭彥平、彭济群分任組长，彭并兼秘書长。陈誠向来到哪里，哪里就一把抓，机构臃肿龐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給别人即必須削減权力，縮小編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轅主任时，行轅的編制削減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蔣介石急于想以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給与一定的权力，首先是将东北党、政、軍大权完全交給卫，其次允許将陈誠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約四个軍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內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員补充装备。 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訓。

这时人民解放軍冬季攻势繼續进行，于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新立屯，歼灭四十九軍二十六师。二十九日解放沟帮子，三十日解放盘山。 陈、卫皆以东北形势吃紧，急派罗卓英于三十一日赴北平，当晚与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范汉杰等举行会議，商討华北与东北換防問題。 二月一日会議結束，罗卓英同范汉杰返沈，向陈、卫汇报。 陈誠以向北平乞援无望，而人民解放軍在辽南繼續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即于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飞回南京。据郑洞国回忆說："陈誠被人民解放軍吓得逃回南京时，还拉着郑一同到南京，希望郑在蔣介石的面前为他作証，証明蔣軍在东北的失敗，是各将領不服从命令，而不是他指揮失策。当晚蔣介石单独約陈、郑吃飯，陈即向蔣介石講了东北各将領的許多坏話"。一月六日人民解放軍解放辽阳县城，歼灭暫編

China

五十四师全部。九日人民解放軍打到沈阳城南郊白塔堡附近。蔣介石为整肃軍紀，命令卫立煌于一月二十七日就地枪毙放弃职守的四十九軍七十九师师长文礼。二月十二日蔣介石令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轅主任。十九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沈阳外围据点的法庫县城，歼灭新六軍暫六十二师全部，又解放东北鋼鉄基地的鞍山市，歼灭五十二軍第二十五师全部，活捉师长胡晋生等。

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軍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庫、鞍山等城市，守軍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蔣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軍的圍，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說"解放軍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們不能上解放軍的圈套"。

这时蔣介石見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諾言，要卫留五十三軍及二〇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闓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二十三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二十四日飞牯岭，向蔣介石申述意見。卫以人民解放軍已占領錦州、沈阳間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蔣軍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經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錦路。但蔣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錦路，将主力撤至錦州。蔣說："革命軍北伐尚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鍾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們黄埔軍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錦州？"蔣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錦路撤到錦州。郑于二十五日即返沈阳复

China

命。从此蒋卫間的矛盾斗爭日益尖鋭。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領开会，大家一致贊成卫的計划，而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計划。 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驥、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驥、罗又伦赴京見蒋，陈述利害得失。二十八日，人民解放軍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軍聶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經兴隆、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軍辽热交通，进攻錦(州)榆(山海关)。

据罗、赵二人見蒋介石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到上海对我說："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說服了"。 蒋介石承認："卫在东北暫保現状，加紧补充訓練，一俟部队整訓完毕，再由沈阳、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錦路，将主力移到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三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軍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軍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驥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揮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揮部署，以策应人民解放軍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滿；十三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四平街，歼蒋軍一万九千余人。至此人民解放軍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蒋軍十五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蒋軍，只剩下长春、沈阳、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几个孤立据点。 沈阳、长春軍民补給全靠飞机运輸。 而中航公司，自三月八日起决定每日只有四架飞机运輸物資接济。 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調的部队及补充兵員运到葫蘆島登陆，另在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壯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訓練，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China

可是蔣介石当时的方針，却与卫完全相反。 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針，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終未忘将沈阳蔣軍主力撤至錦州的想法。 他又召見卫立煌拟亲自說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錦州。卫于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場与傅作义长談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見蔣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十一时蔣介石再度召卫談話。 据卫的补給司令刘耀汉于四月初来上海对我說，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蔣介石見卫說，沈阳、长春交通断絕，单凭空运补給无法維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訓完成，不可能打到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 蔣唉声叹气說："我們运輸机及汽油都无法維持东北这样龐大部队的补給，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錦州。" 卫說他从来未看到蔣有这样的窘态表現。 于是卫就对蔣說："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給由我負責，請美顧問团帮助运輸。" 蔣介石說："好！ 好！ 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給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見暫时不撤到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訓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錦路。" 卫承認了，回来对刘說："我把东北的补給包下来了，明天請你到美軍顧問团去請他們帮忙运輸……。"刘接着說："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顧問团团长巴大維，巴大維同意原則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 于是卫到十一时再去見蔣委員长，委員长也答应照卫的計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訓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錦路。这样委員长的顧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訓部队。东北物資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誠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軍人員都罵陈誠：'未打仗前他比誰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誰都松。' 卫先生初去时，每天

China

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就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①

五月十一日美军顾问团为了进一步支援卫在东北的反人民战争，曾由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十二日视察抚顺，十三日始返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六军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美、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的主要目的，这次来沈阳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大小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械装备，预定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运到；(三)视察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及二〇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过年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有一天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经过这次到京，既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六军、新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

---

① 刘耀汉是留美学生，在抗日战争期曾在外事局任翻译官，经常与美军接洽，担任蒋美间翻译。当时刘尚有狭猛爱国主义思想，人又善于应变，深得美蒋双方信任。

China

距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揮官李賢視察沈阳鉄西区各据点工事，計划扩充沈阳、錦州各机場，加紧修建錦西机場。对于撫順矿油厂亦大加投資經营。

卫在东北蜷訓一个多月之后，至五月初，蔣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錦路，將主力撤到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謀长赵家驤、第六軍軍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見蔣，申述利害，請示机宜。据廖耀湘說："五月初我到南京見蔣介石时就已知道蔣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錦州，只留五十三軍与二〇七师守沈阳。其余各軍及特种兵团（战車、炮兵、装甲車、騎兵等）統編为机动兵团，归我統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談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間也发生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將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終未能成立。十八日蔣又召見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蔣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說：蔣介石的意見仍然是为了急于打通沈錦路，將主力撤到錦州；他認为不可能，刘当然不敢接受蔣介石的这一任务，誰接受这一任务誰就会被吃掉的。

蔣介石这时見东北各將領，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軍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將一月間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島移到錦州。① 蔣要范汉杰到錦州时曾对范說，要范准备打通沈錦路，將沈阳主力撤到錦州，并由山东抽調第九軍黃淑部及五十四軍闕汉騫部两个軍由葫蘆島登陆归

① 原来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設于秦皇島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揮。

China

范指揮。六月初蔣又电范加紧准备打沈錦路。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錦西、葫蘆島防务。蔣卽令范集中力量經营錦州，于是卫、范之間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揮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調走，使沈阳更加孤立。 經过蔣、卫間的几度爭执，卫于七月二十日奉召到南京見蔣，解决这一問題，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錦州指揮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 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說："指揮所我主张設葫蘆島，蔣主张必須設在錦州，以后我要范移葫蘆島，范也是听蔣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見。" 据范汉杰說："据国防部熟悉內幕的人說，蔣原拟要廖耀湘将蔣軍主力带到錦州，卽将东北蔣軍全权給廖，以后見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蔣的命令，又拟要范打通沈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給范。" 蔣介石的指揮作战，他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認为只要将領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爭就可以得到胜利的。所以，蔣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拿到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領。 初則囑意于廖，見廖不可能从卫手中拿到他所希望的兵力执行他的計划，又囑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領，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蔣介石的命令，誰也无法統一指揮。 因之，蔣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軍事方針，一直拖到九月間人民解放軍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 而蔣、卫間矛盾斗爭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錦路将主力撤到錦州的問題。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